

毛詩正義

冊五

毛詩目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十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後乃來猶復會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

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後乃來猶復會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而益殺之夫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

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詩以刺之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而

去之○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詩以刺之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而

則依字讀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為同諳反

拉音即答復扶又反○正義曰南山詩者刺襄公也甚於齊國大夫逢

四章章六句至去之○正義曰南山詩者刺襄公也甚於齊國大夫逢

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逢

此妹既有嫁於魯襄公猶淫於魯人桓不事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

非魯桓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齊侯嗟焉公謫之公以告夏四月文姜是也

桓十○箋襄公至去之○正義曰齊侯嗟焉公謫之公以告夏四月文姜是也

女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桓公八年如齊之

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居不嫁始然故

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居不嫁始然故

毛詩注疏五之二國風齊

中華書局聚

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之始言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

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彼皆言

然為聲此指言殺狀故言也夫何休云桓公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時猶在

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十八年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

經書未來故言夫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言何母也正月以存

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齊侯重祿皆以為桓公之書遜于齊耳實先在於齊本

憂歸也至二年夫齊侯為祿是始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

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

月來也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服說雖不同皆為魯人所位之故三

乃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莊二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

也夫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復會齊侯於

於防也夫左傳於會禚之淫事此不言者略舉也杜預以為意出於

夫則云夫奸意出於齊侯則齊志亦當然今此箋又從之則有非魯桓之

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也夫行惡者疊序去之刺之

奔齊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崔然雄狐相隨也崔高去之國君尊嚴如南山

狐行求威儀可恥惡如南山之形貌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音君逸之尊而為淫泆反
又如其威儀可恥惡如南山之形貌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音君逸之尊而為淫泆反
字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蕩以禮從也此道子文姜也云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

易夷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于懷也箋何來非其來也○南山至懷止

山雄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然今崔無以別國君之位尊如也○毛以為隨

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此位而失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

之道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此位而失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

有夫矣襄公何復思之止而與之會求配此道乎○鄭綏以為魯既曰歸於魯止言

南山高大崔然何復思之止而與之會求配此道乎○鄭綏以為魯既曰歸於魯止言

說在此既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言當會求配此道乎○鄭綏以為魯既曰歸於魯止言

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言當會求配此道乎○鄭綏以為魯既曰歸於魯止言

襄公也○傳南山至高大崔然故曰喻國君之位尊如也○毛以為隨

齊南山也○傳南山至高大崔然故曰喻國君之位尊如也○毛以為隨

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此位而失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

毛詩注疏五之一國風齊

路之貌故以蕩為平易言地而魯也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

由多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止亦謂文姜懷不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

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懷不義來其故○正義曰

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義來其故○正義曰

之非責文姜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喻文姜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

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冠綏履如誰反傅姆上音付文姜昌慮反下道

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綏履如誰反傅姆上音付文姜昌慮反下道

奇居魯道有蕩齊子庸止也庸用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嫁於魯此言姜何復送而

從之為淫疏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言葛屨

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婦相配是矣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言

宜襄公何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相配是矣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

之道襄公何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相配是矣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

有夫襄公何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相配是矣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

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是身之服最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又物之賤者

物賤卑互相見也○箋葛屨至之道○葛履正義曰履必兩雙相配為一

俱是婦人不宜數矣獨舉五之云其數必有象故以五與之解之者何

女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羊姪五兩故五伯姬存焉有司請

出伯姬是諸侯有昏禮云不出見其右注云下婦人年五十無子逮出而死是諸侯

夫伯姬是諸侯有昏禮云不出見其右注云下婦人年五十無子逮出而死是諸侯

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之執麻桌之婦如此則諸侯夫人其母亦當然也

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夫妻為婦之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履

為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而嫁夫妻為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履

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夫妻為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履

貴賤不言淫其姪公與文姜兄之與妹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婦

耳傳不淫其姪公與文姜兄之與妹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婦

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相耦作者

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廁入其中不宜與相耦作者

上言曷又懷止箋謂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為襄公從之者以懷而止

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止

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之藝樹也衡

以意從送與之為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之藝樹也衡

父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

即訓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箋云

容反注同韓詩作古云南北耕曰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箋云

者下於死此謂告既曰告止曷又鞠止父鞠也箋云復盈從令至于齊乎

○取七喻反注下皆同既曰告止曷又鞠止父鞠也箋云復盈從令至于齊乎

又非魯桓○鞅居六疏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何乎必縱

反令力呈反○鞅居六疏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何乎必縱

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禁制文姜鄭唯以鞅為盈為異餘同○為

又使窮極邪意而齊乎止責魯桓不制文姜鄭唯以鞅為盈為異餘同○為

傳藝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藝樹后稷生民云藝之荏菹大司徒云稼穡

樹藝則樹藝皆種之別名故云藝猶樹也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

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擊摩之也今定本云重

而耕不宜縱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

毛詩注疏

五之二國風齊

二一中華書局聚

重

重

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箋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
 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
 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
 告鬼神昭元左傳說楚公圍將娶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筮告於莊恭之
 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之
 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筮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筮爲神布席也
 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
 廟矣女家尙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爲
 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之辭不文姜使窮極
 邪意也○箋鞠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之辭不文姜使窮極
 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縱文姜不辭之析薪如
 之何匪斧不克待斧能也箋云此析薪必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
 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析薪至極止
 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與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
 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
 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之辭不文姜使窮極
 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之辭不文姜使窮極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

非其道也疏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

倚其德而求諸侯從己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功一若諸侯從之則大克注云霸猶把

道故作詩者欲求為霸王室微諸侯盟會襄即孫欲求之鄭已盟會

也把天子之事於昭曰小伯諸侯盟會襄即孫欲求之鄭已盟會

莊僖於是乎小伯昭曰小伯諸侯盟會襄即孫欲求之鄭已盟會

公即求而為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桓

非道卒章刺其不能倚德皆言其求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度而無人大功終不能

獲箋云與者喻人君欲立功治必勤身脩德積小無思遠人勞心切切憂勞

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無田公所求非道故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地

其心切切耳○求諸侯徒勞無田公所求非道故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地

田此大田若○求諸侯徒勞無田公所求非道故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地

思念遠人若○求諸侯徒勞無田公所求非道故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地

而求諸侯徒勞無田公所求非道故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地

大釋言無田公所求非道故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地

毛詩注疏 五之二 國風 齊 四 中華書局聚

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成人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飾非然而稚見
 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立功於阮反變力轉反總本又作恣子孔反非
 古患反幾居豈反注同見今一反皮眷反為兩角少自然幼雅如此與別未經
 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兮總聚其髮以童角少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
 子婉然而少變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童角少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
 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兮總聚其髮以童角少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
 以喻人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欲刺之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兮與總角所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
 言總聚其髦以為冠角也○非兮與總角所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
 之弁師則弁弁者冠之大號也○非兮與總角所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
 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冠禮及冠義則士有三加冠始加緇布
 若弁兮指童成子成人加冠而巳不主其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不加
 冠為成人猶嗟願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之語也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
 字作若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也○今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鳳反囑疏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

直角反本亦作濁畢星名何音犢繳音灼疏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
 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
 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
 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畢囑弋繳射○正義曰釋天或
 囑謂之畢李巡曰囑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囑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

謂之嚼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嚼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是也
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名之月令注云網是也
出繩繫矢而射也盧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
鳥謂之繳射也

田與百姓共樂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疏言古者君田獵百鈴然為聲又美
令然○纓於盈反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疏言古者君田獵百鈴然為聲又美
田獵與百姓共樂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疏言古者君田獵百鈴然為聲又美
其君言吾君其為人也美且仁恩言古者君田獵百鈴然為聲又美

獵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然○正言古者君田獵百鈴然為聲又美
盧天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然○正言古者君田獵百鈴然為聲又美
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額下如獲是盧冠纓然故云鈴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
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王曰
不相見兄弟妻離散此無他喜與民同樂也吾王庶幾無於此病與能田獵
之音見羽旄之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病與能田獵

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也也盧重環重直龍反下也○其人美且鬢
今定本無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盧重環重直龍反下也○其人美且鬢
壯好貌箋音權說文云髮權貌疏兼髮二事若髮是巧言則與美是言且者皆
且僂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愛與百姓同樂故美且仁無君身有勇壯

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鬢以君善於射御多才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連是鬢為勇壯也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且仁無君身有勇壯
且僂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愛與百姓同樂故美且仁無君身有勇壯
壯好貌箋音權說文云髮權貌疏兼髮二事若髮是巧言則與美是言且者皆
今定本無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盧重環重直龍反下也○其人美且鬢

毛詩注疏 五之二 國風 齊
五 中華書局聚
鉤也○一環貫二其人美且僂
○疏義傳曰上言重環謂環正

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鉞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
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鉞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笱音古口反徐符滅反本又作弊敗也
是魯桓夫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

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

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樅桓也天

官掌舍掌王之會剛之舍設樅桓再重杜子春云樅桓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

者以周衛有外內之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衛嗟

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入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

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魯桓公也編之為襄公詩也與敝笱在梁其

魚魴鰈能興也鰈大魚箋云鰈魚子也防閑也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魴音房鰈不

毛古頊反鄭古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

魂反易夷政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
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皆淫恣
從者亦隨之為惡○從才用反注下皆同
魚乃齊女非微魚之弊敗之制以喻微弱之君為其夫婿其妻乃是
強盛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
威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

鯨自是魚之易制者但荀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

桓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如

傳鯨大魚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鯨過而不視以鯨為大魚則以鯨為大魚則以鯨為大魚則

何得之餌以死士食祿以亡是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

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弊之不能制大魚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鯨也

鯨魚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鯨鯨鳥翼配則鯨

庶物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鯨鯨鳥翼配則鯨

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遠東梁水特肥而厚伊洛穎鮒魚也廣

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是也鯨不類故易傳以魚則強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

鄉語曰居就極大之魚與鯨不類故易傳以魚則強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

為喻且鮒非極大之魚與鯨不類故易傳以魚則強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

桓微則先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復更為淫耳○傳初時婉順者

在齊雖則先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復更為淫耳○傳初時婉順者

妹○正義曰傳以如雲雨故妹來自桓公威而難制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龍

毛詩

注疏

五之二 國風 齊

六 中華書局聚

姜之善惡亦文疏箋如雨至使止○正義曰姪婦之善惡亦

唯唯出入不制箋云疏傳唯唯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

唯唯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云唯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遺遺言不能

制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行亦言姪婦之善惡在文姜可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威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

於萬民焉故猶端也○驅欺具反又如字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正義

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威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

通達之道廣大之國與其妹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

慙取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

嫌無禮義威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而上二句飾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

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威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道大都為句而後言之

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者大都是因上文道人生皆見之是播其惡於

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多是因上文道人生皆見之是播其惡於

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謂頭緒也論語

也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結也載驅薄篋朱鞞薄疾驅聲也篋方文席也車

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襄公乃乘焉而與文姜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

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

之往會焉會無慙恥之色○發韓詩云發旦也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

亦作樂境易夷○疏疾行其車之聲○薄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

反下樂境易夷○疏疾行其車之聲○薄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

道發為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

鋪席薄樂車事狀云下莞上簟簟字從驅與音義同皆謂駟馬疾行也斯干說

說齊君之車謂之朱鞞故云鞞侯之路車也獸皮治去毛曰鞞是革之別名此

謂其前又以革為車飾曰鞞後謂之鞞侯之路車也獸皮治去毛曰鞞是革之別名此

曰禦也又云孫炎曰禦後謂之鞞侯之路車也獸皮治去毛曰鞞是革之別名此

則前蔽之飾皆言有革之蔽曰鞞侯之路車也獸皮治去毛曰鞞是革之別名此

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翟此蔽為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

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箋

襄公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箋

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尙是

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四驪濟濟垂轡瀾瀾四驪言物色

貌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

○貌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

反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爲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

第如字或音待易反樂疏四驪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

音洛聞音開團音亦樂疏四驪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

易然來與兄會爲此戚色故刺之○鄭唯愷悌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樂

同齊其力言四驪言物色戚也○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

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

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愷悌猶發夕言與其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

之義尙書是夕也無以愷悌爲團之字唯洪範疑論卜光有五曰團注云尙書卽今

澤光明盡古文作悌今悌文故云團達以文校之定以爲團故鄭依賈氏所奏

從定爲團於古文則悌爲悌文故云團達以文校之定以爲團故鄭依賈氏所奏

即行此言團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爲行之舍人李巡孫

炎郭璞皆云團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爲行之舍人李巡孫

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湯湯大貌彭彭多

文尙書以爲團更無悌字義並得通古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湯湯大貌彭彭多

蓋有都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反疏道大行人所會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於通

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疏道大行人所會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於通

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魯道有蕩齊子翺翔翺翔猶傍音羊○汶水滔滔行入儻儻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滔吐魯道有蕩齊子遊敖滔吐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

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於宜反字或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

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數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

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

也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猗嗟數辭昌威也頎長貌箋云昌佼抑若揚兮抑美色

○抑於美目揚兮好目巧趨踰兮射則滅兮踏巧趨貌箋云臧善也○趨本反

○頎然至臧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威兮其形狀

動蹠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

可嗟傷也○傳猗嗟至長貌○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暗咀皆傷數

之聲故爲數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定本云頎而長兮與若義並通也

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與若義並通也

毛詩注疏五之一國風齊